

钩沉 杭州胜利山南小学·“皇城根”博物馆

我在宋韵里等你

□钱丹

杭州,这座承载着南宋古都记忆的城市,宛如一幅古老而典雅的画卷,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铺展。这里孕育了独特的南宋文化,文化的基因深深融入城市的血脉。在这座城市的怀抱中,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山南小学静静伫立,如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南宋皇城遗韵与现代教育的交汇点上。

学校有一座别具一格的博物馆——“皇城根”研学基地。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主题,博物馆呈现出“一心多点”辐射式全方位学习空间布局,2000平方米的空间被巧妙划分成参观感受、体验互动、实践传习、数字影音、亲子互动、游艺健身、共享书房、有声书墙等多个区域,每一个角落都承载着传承和弘扬的使命。

博物馆为何冠以“皇城根”之名?学校坐落于玉皇山南麓,这片土地曾是南宋皇城所在,北面可眺望浩渺的钱塘江,四周环绕着八卦田遗址和南宋官窑遗址。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位置,博物馆得以名正言顺地被称为“皇城根”。

步入博物馆,每一个空间的名字都蕴含深意:荣观堂、谨习斋、清妍居、焕章阁……根据陈列区域和主题,博物馆分为四雅馆、书画馆、达人墙等场所,流动南宋气韵让游客流连忘返。

四雅馆

悠闲生活融入审美体验

何为“四雅”?南宋文人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写道:“烧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,四般闲事。”宋人将平淡悠闲的生活融入人生的审美体验。

四雅馆内陈列着文人雅士钟情的“四雅”物件,驻足细赏便能真切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优雅和从容,每一个物件都凝结着古人对生活的细腻追求。

宋人喝茶,与今日不大相同,他们采用的是“点茶”之法,那是一种细腻而富有仪式感的艺术。每次参观四雅馆,我都被宋人对茶的这份极致热爱所打动。点茶技艺之精妙、流程之复杂,无不体现出一种对完美的追求。从炙烤茶饼、碾茶成



末,到罗茶筛细、候汤调膏,每一步都要精心操作,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那些精美绝伦的茶具。

茶空间的茶案上摆放着各色茶具:建盏静卧,黑釉上油滴闪烁,在光线的折射下散发出迷人的光泽;一旁的茶筴,形如束起的竹帚,每一根竹丝都经过精心的挑选和打磨,光滑而坚韧。当我轻轻拿起茶筴时,感受着那份沉甸甸的历史重量,仿佛能听见古人在耳边低语。茶筴的顶端微微弯曲,恰似新月初升,既便于操作,又能更好击拂出细腻的茶沫——这不仅是一种工具,更是一种艺术。

在四雅馆中,还依稀能嗅到宋人的气味。各式精巧的行炉是旅途和日常的温柔伴侣。行炉内放置点



燃的香篆,随着轻盈的步履,香气便如影随形,为行走的每一步都添上一抹不可言喻的风雅。坐炉以其稳重之姿显出庄重大气,散发着沉稳而深邃的香气。馆内还有不同材质的香炉:铁质的古朴沧桑,铜质的温润如玉,瓷质的细腻温婉,石质的沉稳厚重……每一种都承载着匠人的心血和自然的馈赠。

书画馆

笔墨流转勾勒艺术永恒

从四雅馆出来,顺着走廊转弯便踏入另一片天地——书画馆。抬眼望去,洁白的墙面上悬挂着一幅幅宋代名画的复制品:赵佶的《芙蓉锦鸡图》、马远的《雪滩双鹭图》、夏圭的《溪山清远图》……虽然是复制品,但也立刻吸引了游人的目光,将游人带入那个充满诗意和优雅的年代。

赵佶的《芙蓉锦鸡图》特别引人注目。绢帛之上,金秋芙蓉如雪绽放,花瓣轻颤似凝着晨露,墨色勾勒的枝叶疏密有致。五彩锦鸡翩然栖于枝头,它回首凝望彩蝶的刹那,好奇与灵动从笔锋间倾泻而出,连被压弯的枝梢都带着将弹未弹的张力。左下角的菊花,金黄蕊丝与芙蓉遥相呼应,秋风的轨迹在花叶间若隐若现。画面空白处,瘦金体题诗如铁画银钩悬于碧空,凌



厉的笔势中藏着帝王的儒雅。诗书画印浑然一体,恰似一曲无声的宋韵,将盛世的雍容、自然的灵秀、文人的哲思尽数揉进这方尺素,仿佛听见宣和年间的风掠过画轴,带着千年的墨香叩响心底对东方美学的无尽神往。

继续向前,三幅《清明上河图》在暖黄光影中徐徐舒展:北宋张择端的墨色长卷里,汴梁城裹着薄雾醒来,800余人物在水墨皴染间各奔生计,漕船破浪、虹桥高悬,连肉铺案板上的刀痕都透着烟火气;转身与明代仇英的设色长卷相遇,苏州城的粉墙黛瓦扑面而来,2000余人物鲜活灵动,商船画舫在青绿重彩中摇曳生姿,仿佛能听到吴侬软语将江南的富庶和雅致娓娓道来;最后站定在清代宫廷画师的版本前,浓郁的油彩质感令人屏息,苏州的市井烟火与皇城的庄严气象相互交融。三幅长卷,三种人生,在笔墨流转间勾勒出艺术的永恒。

达人墙

雕像背后还说一段传奇

博物馆侧门有一面17米的光板雕刻墙,墙上雕刻着20名南宋时期在各行各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名人,他们神态各异、栩栩如生,共同构成了这面南宋“达人墙”。

我来到达人墙时,看到一队学



弦歌

“种字”的人

□李小顺

母亲给的蓝皮日记本,边角早磨成了“毛月亮”。那时铅笔字总不肯老老实实待在格子里:写“今天下河沟摸鱼弄脏了新书包”,那“脏”字的一撇甩得老长,像河沟里甩起的泥浆点子;写“后山坡刺泡儿(野莓)酸掉了牙”,那“酸”字写得龇牙咧嘴,字里行间沾着赤水河岸的水汽、红土坡的泥腥味,像刚从地里拔出的折耳根。那时懵懂,不知这歪歪扭扭的笔迹竟是语文的“根须”,早已悄然扎进故乡的泥土。

高二那年暑气最盛,语文课排在日头西斜的时辰。语文老师读郑愁予的声音像晒乾的麦芽糖,黏住满窗的蝉鸣,我们跟着念“东风不来,三月的柳絮不飞”,树影子在课桌上淌成溪水,漫过少年人的眉睫。后排男生偷偷传来的纸条,后来都成了我教案里夹着的淡黄书笺。

大学那堂《雨霖铃》读得热闹:东北姑娘一句“骤雨初歇”,字字带着松花江的寒气;四川同学接上“无语凝噎”,话音里滚着长江的热辣;而我这贵州娃儿念的“兰舟催发”,舌尖上仿佛还绕着赤水河的湍急水声……柳永那点千年前的愁,经我们五湖四海的舌头一过,倒像老家灶上小火煨着、加了酒曲的甜米酒,咕嘟咕嘟冒着微醺的泡,腾起的是高粱发酵后暖烘烘的人间烟火气。

10年前的秋天,初到仁怀山里的村小,教室后墙裂着三道大口子,山风“呼呼”往里灌。学生的作文本里总“晾”着半碗冷苞谷饭、三条腿的板凳、割不完的猪草,还有爷爷说的“红军曾蹚过家门口那条河”的故事。我学着老教师的样子,用红笔圈错别字,把“的地得”的用法一笔一画地抄满整面土墙,像在贫瘠的地上播撒规矩的种子,盼着它们在石头缝里扎根生长。直到那个扎羊角辫的丫头在周记里写下“昨夜里梦着坐火车,铁轨亮得像老师钢笔里的蓝墨水”,心口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。我把这句话对着山坳念了三遍,声音撞在崖壁上荡回来,惊起一林山鸟,扑棱棱地飞上天,翅膀扇得山都响。

后来进了县城教书,在月考卷的缝隙里偷养“野花”——办了一份叫《苔花集》的小报,专登那些没分数却冒着热气的句子:写老树在枝头抽出绿得灼眼的新芽,写流浪猫跳上围墙时抖落的金桂……班级读书会上,有个戴围巾的女孩说:“我的秋永远活着,我心自有秋朝。”玻璃窗上的哈气慢慢淌成春天的河。

前些日子收拾旧物,那本蓝皮日记本里“啪嗒”掉出一片枯叶,叶子上的铅笔字还能看清:“今日阿黄追蝴蝶撞翻了酒缸。”手指摩挲这行褪色的字,此时窗外的雨正敲打着老皂角叶,“沙沙、沙沙”地响。这声音就与20年前故乡晒谷场上穿堂而过的风声、河谷里奔流不息的水响轻轻重叠在一起,让我心里也跟着“沙沙、沙沙”地响,像坡上那些红秆秆的高粱在土里悄悄拱着芽。

山里的火车终究没通,但那个写“蓝墨水铁轨”的姑娘去年寄来一张明信片,背面印着黄鹤楼,旁边附着一行小字:“老师,我顺着赤水河走出去了。”我的学生可能不会成为作家——可谁又说得很准呢?那些被文字焐热过的心,总会自己长出翅膀的,有的飞得高些,有的飞得低些,总归要扑腾着向亮堂的地方去。

语文老师原是个“种字”的人,把前人留下的“字粒儿”,拌着清早的露水、傍晚的夕照,一粒粒撒进学生心里。有的发了芽,绿生生的,带着岩缝里挣出来的那股韧劲儿;有的还在土里睡着,做着关于山、关于水、关于火把的梦。可总得有人一年年守着这河谷坡坎上的三尺讲台,把春天里雀儿飞的调子和山风过林的声响引进小小的教室。字种下了,心就活了——活了的心,认得故乡的山水,也认得远方的星光,自己会循着河水的流向和先辈的足迹稳稳向前走。

(作者单位系贵州省仁怀市盐津街道第二小学)

吟游

大牛山记

□姜明月

夏日的傍晚,天色渐暗,温度也降了下来。我们吃过晚饭,准备开着车去大牛山转转。大牛山像一尊卧佛,被天际洒开的晚霞镀上金边。这座横亘于豫南的翠色屏风,骨子里流淌着大别山的苍劲血脉,却又在褶皱深处藏着江南的温婉。风过处松涛如潮,恍惚有千年光阴在叶脉间簌簌作响。

车行至半山腰,在遮天蔽日的树丛里忽然蹦出一只野兔。这野兔比家养的兔子要高,腿也更长一些,可能是经常在山间跳跃,腿部力量十分发达。可惜,我们追了一会儿,它就跳进草丛不见了。

沿着公路继续开车,忽见松林裂开一道翡翠裂隙——一泓碧水正卧在群峰怀抱中,将云影天光尽数揉碎。在数十年前筑坝蓄水的痕迹早已被自然驯服,路边人迹罕至,有几头小牛在吃着草,看见我们来了,睁着孩童般清澈的眼眸,十分胆怯。父亲回忆说,他高中读完就辍学了,跟着大人上山修路。“那路可真难修,抡大石锤干活,一天就得干10多个小时。”父亲指着险峻陡峭的山峰说道。一次,他不小心滚到山下,浑身都是伤——从那时起,他暗自立誓,一定要考上大学、走出大山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他终于做到了。

远处有一方天池,水面幽蓝。立在水边,仿佛能窥见当年建设者凿山运石的倒影。夕阳西沉,晚霞浸透半池金红,忽有白鹭掠过水面,惊起满湖碎金,倒叫人分不清是羽翼搅碎了霞光,还是霞光化作了羽翼。天池旁的芦苇荡在

晚风中悠悠摇曳,忽然想起《诗经》里的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。

山风冷寂,我只觉今晚的衣服穿得太少了些。往前走2里路,遇到一位从杭州来露营的中年人,他开着房车一路行来,已在黄柏山停歇了半个月。继续循溪流东行2里许,耳畔轰鸣渐如战鼓。转过山坳,白布岩瀑布挟千军万马之势撞入眼帘。200米断崖如天门中开,飞瀑似银河决堤,将山岩冲刷得锃亮如钢。水雾腾起丈余,沾衣欲湿的清涼里裹着松脂清香。这瀑布会随着季节“更衣”,春日如素绢轻扬,盛夏似白龙怒啸,待到深秋水量渐收,又化作百缕银丝垂落——最妙是雨后初霁之时,彩虹自潭底跃出,恰似神女抛向人间的七彩绸带。

暮色四合,登上黄花岭,残阳正为跑马场铺就金毯。传说中黄花天子策马之地,而今只见萋萋芳草随风俯仰。坐在当年刘邓大军指挥所旧址的石阶上,晚风送来松涛阵阵,恍惚与历史打了个照面,石缝里钻出的野菊轻轻摇曳,不知是祭奠还是诉说。

夜宿山间,推窗见星河低垂。大牛山的轮廓化作剪影,林间流萤与天上星辰遥相呼应,远处法眼寺的晚钟荡开层层夜色,惊起数声鸪。这山是立体的史书,每块岩石都刻着地质纪年,每片落叶都写着四季轮回。我忽然懂得那些扎根在此的草木——它们比年轮长成山的皱纹,将花开作时光的注脚。

(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商城县第四小学)

物语

公园里的“平头树”

□陆明泉

在新建的湖边公园,我看到了许多树干顶端被锯平了的“平头树”。

一眼就看到了非常熟悉的紫薇:灰白色的树干,似乎被人剥去了外皮;枝条不少,但没有几片树叶。紫薇树俗称“痒痒树”,用指甲轻抠树皮,树叶和树枝就会微微颤动,真像怕痒似的。

记得大学里学摄影时,看到这长相特别、习性特殊的紫薇便觉好奇;看到灰色低矮的树干上长着为数不多的绿叶,脑中蓦地冒出一个摄影作品的名字——枯枝新叶。为了通过仰拍拉长树干,我不惜仰卧于地;为了保证只让三两片树叶进入镜头,我不断躺在地上寻找角度。琢磨了半天,也折腾了半天,终于拍下一张我得意许久乃至保存至今的照片。

紫薇之外,还有我认识的夹竹桃、樱花树、垂丝海棠等;借助于“形色识花”软件,我又认识了榉树、云南樟、无患子等原本叫不出名字树。这些树木都是新栽的,树干或细或小或粗壮,但一律高约两米,周围用三四根木棍支撑着,树干的顶端也都被锯平了,我因之将它们统称为“平头树”。在“平头”周围,这些树又长出几根枝杈,枝杈上长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新叶。

用木棍支撑,是为了让它们即使遭遇狂风暴雨也不会歪斜,更不会被刮倒、被折断;锯平它们的树干,是为了防止它们疯长,确保它们形态优美。看到园艺师这样的防护措施,我不由得想起家乡的一句俗语:“桑树从小拱,长大直笔笔。”

桑树是家乡早先常见的一种非常“泼皮”的树:只要有种子,无论风从何处带来的,还是鸟儿从哪里衔来的,得了泥土的护佑、雨水的滋润就会落地生根,发芽长大。曾经,深紫色、自带光泽的桑葚,给我们带来多少欢乐,又带来多少甘甜啊!

桑树木质坚硬而有韧劲,农村人常用来做扁担,不管挑怎样的重担都不会被压断。但其生长却比较随性:有时,长到一丈二尺便不再长高,而是向外发散长出许多枝杈,可这些枝杈无论何时都达不到做扁担的要求;有时,好像是想向高处发展,可长着长着就开起了“小差”,变得歪斜扭曲,这样的树干自然也就做不成扁担,更别说用来打制家具了。所以,要想桑树成材,必须在它还是小树的时候就将它捋直,日后才能派上用场。

当然,“桑树从小拱,长大直笔笔”这句俗语更多是被赋予了比喻义,是说对人的教育也要从小加以引导和矫正,这样长大后才会走正道、上路子。思绪回到眼前,看着那些顶端被锯平的“平头树”,我又多了些理解:锯平树干顶端,虽一定程度上遏抑了树木一味向上的欲望,却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树干的粗壮正直。至于树干顶端生出的杈枝,当然也可能旁逸斜出甚至有碍观瞻。不过没事,适当修剪即可——这些树始终保持着挺拔直立姿态,生长于天地之间。

(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兴化市兴化中学)